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秘書監臣護軍都尉臣班固 奉詔撰

孝元皇后王氏之姑也春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本其本系 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
爲姓 師古曰嬀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爲姓也汭音而銳反 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
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六世
師古曰桓公齊侯小白 齊相公以爲卿姓田氏六世 生和有齊國三世
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
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景
閒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 師古曰齊南之縣 生賀字翁孺

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堅壁嘗禽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亂反逗音住）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秦官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師古曰下所委）翁孺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逃從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成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師古曰麓山足也）陰陽不和（師古曰陰氣盛而沙麓崩）故有雄士火相乘（李奇曰品龍蛇之屬也後土也炎火也故曰上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

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宣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此數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帝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其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不治始二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子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孝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

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病去更嫁爲河内荀寘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妊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替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心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昌王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其命也諸婦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迷惑之且必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非悲哀發病忽忽縱不樂因以過怒諸婦妾莫得進見者久之昌帝聞太子恨過諸婦妾欲順適其意廼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廼使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強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旅之類也長御即以爲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竇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竇姓也又送謂侍中掖庭令相與送之也

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
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
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
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健仔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
日健仔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
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
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
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音洛好宴私之樂也燕讀曰宴成紀
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
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
席謂開近

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
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讀
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
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
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
安成侯食邑萬戶鳳薨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
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
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
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

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閑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弟與孛同）各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當以不明予欲上尚書事給師大將軍車迎引過（師古曰引過自責）

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燕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者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蔡在時太后令蔡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李皇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言必藉友）上曰封田氏非正

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師古曰謙與專同顓古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及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

天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恕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疾病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說違也故天見戒師古曰見顯示也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已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

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皆曰斬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異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很歸日蝕之各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皆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

師古曰上尚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又死衆庶無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妾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第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下爲宜子所以言非實且羞胡尚殺首子盜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之初未生天子或它妊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是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辟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places之自

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喜言
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
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
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
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
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
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代鳳
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長
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父也音則徒父弟獨側聽具知
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

上曰臣材駑愚懽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
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
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
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
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
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
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
也師古曰空廢職任負受祿祚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
測當殺身靡骨死葬轂下師古曰轂碎也音武角反不當以無益

之故有雖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師古曰臧痛貝也）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與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宣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魏也（師古曰言魏高貴鄉公書直用反不外生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逆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妻臻咸在朕躬（師古曰妻讀曰萋萋猶萌也）將軍通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謁爲

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也言汝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冒効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以爲其賓客官屬皆得大官）又以侍中大僕音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君弟爭爲奢侈賂遺交

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鼓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亦滿也彌望猶言滿目相望也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亘外杜師古曰張揖云壞決高都水令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在長安高都水令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白擅字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至杜陵
竟外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培白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也李說為是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敢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扶謹敕師古曰敕整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旦死上疏謝上復因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卿御史大夫音義與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

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
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
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
與五侯等俱三千户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
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禁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漕
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
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謂若今以行船也今執楫櫂人爲越歌輯謂櫂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棹古曰發越歌爲越之歌上
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
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
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

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遣使尚書責問司隸
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漕水曲
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門制也如淳曰門指格再重
知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黃天子門制也紅陽侯立父子臧
師古曰紅謂重裏者青名曰青黃天子門制也如淳曰門指格再重
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
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箸書
日外家何其樂禍敗師古曰言比罪遇並身自爲之而欲自黥劓相戮
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
上一身寖弱日久師古曰寖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州部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格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

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臺請罪師古曰自
坐臺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
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享莽幼孤不
及等比師古曰比上音必寐反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
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
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
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

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
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弟贈知大將軍謚曰
敬侯子舜嗣侯爲大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
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爲大將軍
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弟贈知大將軍故事
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
過語在孫寶傳上遞廢立而用光禄勳曲陽侯根
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
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賞之嗣侯

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
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
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
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徙益
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
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待中在
朝運（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陳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直節遂
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光司馬歲餘成

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
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
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
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
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朕皇太后詔休就第朕
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
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
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
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
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款誠）根行公貞

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大治室第中起
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青瑣游觀射鴈使奴從
者被甲持弓弩陳兵夾道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
曰共音居用反張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篡
朝政師古曰篡奪也與簒同推親近吏主簿河張業以為尚書蔽上
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
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
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
殽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淫亂忘先
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

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
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
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
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
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不稱官者七百餘人後二歲傳
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恭前為
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
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揚
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
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

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
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言王衡及敕令親屬引
領以避下傳師古曰引領以望也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
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憩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
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
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
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
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
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
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

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
莽曰誑燿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爲
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
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
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爲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
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爲列侯語在莽傳
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
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爲廣恩
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
夜共稱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廣

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謂之樂與樂同通也存恤孤寡貞婦春幸
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郊近二十里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蕝
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蘭觀蓋蘭圃之所也率讀曰帥
霸水而祓除師古曰祭祓禊也蕝謂縁水邊師古曰霸水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夏游衛宿鄠杜之間
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賜見焉太后所至屬
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
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
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吏反并因曰太子宮幸近
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卿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恭
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
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
卜相爲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諷
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
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
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
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
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

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宮貴累世（師古曰言世世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賊）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汝也）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土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大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天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

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稱謚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宣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是之羅也莽因曰此詩德之臣也歷師古曰古事字也音布內方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外肉好內空形似銅爲之也師古曰即璧也莽迺下詔曰予祝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既讀曰不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筴壽爲盛稱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今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師古曰此紱謂璽之組也迺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隨壞孝元廟師古曰隨謂也音火規反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寢名曰長壽宮以太后亡

晉灼曰篡音譔篡食堂孟康曰篡具也

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延車駕置酒長
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
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壞言此何甲於
汝無以千萬何爲哭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
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
右曰此人嫗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
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太后亦不爲
然愈不說師古曰說音弋雪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貂至漢家黑貂著黃貂千金集曰侍
貂所著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蜀黑
衣服黃帝土德之瑞也
正八年無冰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
渭陵莽諛說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
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
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
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閿之封
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師古曰弘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
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
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

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
持國柄師古曰更
与工衡反
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之號已移於
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二璽師古曰卷音其圓
反拘在圖宮傳
不欲以授
莽婦人之仁悲夫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書九十九上

班固

從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
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
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
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
唯莽父曼蚤
死不侯師古曰蚤古早字
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來時後
靡師古曰乘困也
因衰微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
宇與逸同
莽
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
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
事母及寡嫂養孤兄
子行甚敕備
古曰敕整也
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

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
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
記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
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户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
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其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
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稱為莽言上由是皆莽永始元
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户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散與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家無所餘
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

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戚忘憂師古曰戚急動也忘讀曰忘
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
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起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
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音居領反周徧也諸生縱觀長老嘆息光年
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
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
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數音所角反莽私買侍婢生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
謂朱博師古曰所買婢也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

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
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右前也）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
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是愈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
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當是歲綏和元年也
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縱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南音
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
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
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
膝見之者以爲僮使閒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
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

莽分減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
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
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
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之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向太后曰皇帝聞太后
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
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
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
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

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坐音才卧反莽案行書爲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亟尊薄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死心恚莽師古曰恚音於避反恚恨也重音直用反莽復乞骸骨立衣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冢中黃門師古曰使謂門在其冢中爲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甚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閉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南陽射陽縣位待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朝直遙反

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盡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讀字者依俗所改耳當就國也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過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詣見

莽莽晝禮白納休亦聞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師古曰緣飾也具謂刀鞘口及鼻也劒音力驗反好音呼到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痕音下恩反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玉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迎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屯衛門戶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敕整也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傳氏驕僭逐廢若成頹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二主太后所敬

天下信之於是盛稱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吏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師古曰說讀曰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附謂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並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乃復令光奏立舊留亞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為于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必容口婢楊寄私了

寄自王子泉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維持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君等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妥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樊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

材能卓於恭恭色厲而有所守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常顯奏之恭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宰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雉鳥名也其類甚大元始元年正月恭白太后下詔以白雉為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恭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明也將以勸勉大臣不宜復受也於是羣臣乃盛陳恭功德致

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恭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恭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令願獨條光等功賞寖置臣恭勿令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蜀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恭復上書讓太后詔諭者引恭併待殿東箱恭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

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時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亟音居力反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曰與讀曰豫讓位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道尊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二千戶以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道尊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二千戶以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道尊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食音祥吏反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郸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食音祥吏反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郸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食音祥吏反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郸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食音祥吏反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能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疇酬也音直留反復扶又封功如前相國以莽為

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今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期要也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大傳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畴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自足其令公奉舍會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

於人各一倍也 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庶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耽政乃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諷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以來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也比音必寐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

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泰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出魏魏高敻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勻讀曰預）自今以來非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更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入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乃曰言親承孝哀下傅晏後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宣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

文若視讀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師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父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開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嘉禾休徵同時竝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師古曰闊遠也略簡也）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師古曰閾門閾也音域）國不蒙佑皇帝

年在繈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
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无也）是以孔子見南子
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
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矯枉
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
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今誠未皇干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庶幾與
百僚有成其勗之哉（師古曰勗勉也）每有水旱螽蝗輒素食（師古
曰素食即禁食也解在龔傳）左右必當天心后遣使者詔弋曰聞公來食
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
國券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
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議二名
故名嚢知牙斯今更多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
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詐耀媚事太后十至旁側
長御方故萬端非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單于后以
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　年長秋宮未建淑媛勝
未充（師古曰淑與俶同音通用）乃者國家之難本從士嗣配取不
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
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二王
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事下有司上奏以名王氏

女多在選中者弄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云德
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
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無民諸生郎吏以上
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
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親親如彼安漢公盛勳堂
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
願得公女爲天下母恭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
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甘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
公卿采恭女恭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言宜
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統之位當在恭女）恭白願見女大

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自安漢公
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幽閑也窕）宜承大序奉祭
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卜筮皆
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
父母謂乾卦上九是乾亦卦師卦六四爻辭晉灼曰金水相也過
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占者新信同音故耳）修文德以應之
符也信鄉侯佟上言（師古曰佟音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
子稱侯（師古曰稱在外服思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
孫及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爲里尊而
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故言應禮可許請以新

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
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
自惟念得託肺腑謹爵上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
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顏師古曰共讀曰供不須復如益地
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
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白頃之許錢不多也亡讀曰無下並同
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嫂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
聘嫌拿妾亡幾顏師古曰亡讀曰無幾音鉅依反下並同有詔復益二
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
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建諫曰

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顏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
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顏師古曰束脩謂初學之時也束音
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顏師古曰折節謂改其操也折之舌反
立師古曰師法也師古曰佛違也佛惡衣惡食心愛禮佛世矯俗確然特
之內孝友之德衆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顏師古曰下音
胡嫁反惠字故舊篤於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顏師古曰師法孔子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公之謂矣
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子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

建白誅討師古曰請
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
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
帝太后令丁姬為
尚公手劾之必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
幄坐師古曰幄帝王
所以明國體討曰幄大雅烝民之詩美仲山甫
之德知合食也強固梁國打也公之謂矣
鰥寡莫不畏強圍師古曰天
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
刺幄坐之義後感之雄朱博之譆懲此長宏手劾
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
師古曰說論
也碑讀曰僻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彼昏原之詐
遠去就國應劭曰不門原子也師
古曰逐去朝位而就其族國朝政崩壞綱紀廢
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
首半
醉反
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二儲主董賢穢重加
以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帝傅位
讎中山張晏曰尚太后猶中山孺子也師古曰
言哀帝與太后猶母子耳非有骨肉之恩其心其利斷合異曲也諂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
引所附逐誣往宋更徵遠屬事執張晃其不難矣
師古曰言哀帝與太后猶母子耳非有骨肉之恩其心其利斷合異曲也諂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
引所附逐誣往宋更徵遠屬事執張晃其不難矣
時退賢及其黨悉罷遂當此之時公連獨見之明奮亡

前之威師古曰前謂干衡羣猾之者曰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猛士曰衡師古曰厲猛也振奮也揚武威也言其勇猛奮怒也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貫弓不及持刺師古曰貫弓謂持弓矢以刺雖有槍矛不及回知師古曰槍矛名疾來馬三之事也槍音千羊反雖有鬼谷不及造謀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張儀所師事談說是故董賢喪其霍然四除更爲尊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鷹助也言太公能助武王以殺紂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商也亮信也彼其也言信其能助武王也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疾乃能成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

泗水相豐聚令邰師古曰甄豐甄邰也聚讀曰邰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社稷奉節宙不迎旨以功德受封益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旨以周公爲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包有萊夷之地故稱齊萊侯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各縣之辭也哲智也謨之辭也哲智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各縣之辭也哲智也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包有萊夷之地故稱齊萊侯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各縣之辭也哲智也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包有萊夷之地故稱齊萊侯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各縣之辭也哲智也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包有萊夷之地故稱齊萊侯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各縣之辭也哲智也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包有萊夷之地故稱齊萊侯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各縣之辭也哲智也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包有萊夷之地故稱齊萊侯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各縣之辭也哲智也公孫之讓而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董仲舒傳公之謂也將爲文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

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攝大福之恩師古曰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愛讓于德不嗣書周書畢命之辭言自謙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蠲蠲翼翼日新其德師古曰蠲潔貌也翼翼敬也言其敬也後後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胡豆反下同割財損家以師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師古曰躬讀與窮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帛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言其衣食粟豌也如集于木不恐懼也言常戒慎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学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師古曰綏得粗又僅足而已物物而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物即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積業為衆倡始師古曰倡音尺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養宗族師古曰言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楚國之宰公儀子魯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如吾人諸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無大屋以白茅覆屋者也公之謂矣要省朝政綜

管衆治（師古曰管要古筦字）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自強之意惕懼憂病也）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大行新死也）秉家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四海輻湊靡茶得所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敘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有聖德雖遇雷風不迷惑也）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師古曰鮮音先踐反）而公包其終始一以益貞之可謂備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伯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謂忠恕）是以三年之閒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王幼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万十百里平申十乘命崇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

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王幼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万十百里平申十乘命崇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神以助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爲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觀公功勳爲萬世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襃不副（師古曰配對也）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發實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師古曰遴与吝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

孫戎位在充郎駙馬縣侯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謚曰公
孫戎奴也高帝時為侯頭即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圍項羽聞樊會反侯頭公孫戎明之立十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鄧讀与由同孝文皇帝郎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
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郎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
衛青再封子三人或在繈褓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
著霍光增戶命時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緜侯即
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
埶其事雖卑勢不能家李奇曰言勢之功不遂而霍光據焉
呂其事雖卑勢不能以呂氏之常住也晉灼曰醜衆也言勢欲誅諸
繞也謂相圍統也言及誅呂氏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
當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統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霍光即席
忿懥酖惡事必不成言勢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

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
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讎對也當其言也報當如之不如非報
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眷君得王長沙
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著明也著音竹略反
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
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
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
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
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

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襄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知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郎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師古曰言殊其極無閡遺也）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殊其極無閡遺）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敕盡伯禽之賜無遊周公之報（師古曰敕備也遊與未同）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爲法之始）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

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陋假離去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入也累音力瑞反）及至青戎摽末之功（服虔曰摽音刀末之撰謂偏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摽音匹遙反）言之勞然猶皆蒙立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會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大

者裹不檢師古曰元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檢局也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已在前也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弓名也半璧曰璜父讀曰甫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尊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其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以伻侯于魯謂魯公也以酋伯禽為魯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祀帝于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叔父建爾元子伻侯于魯謂魯公也師古曰周公攝政負扆南鄉而立以治天下成王幼在襁褓不能涖阼故周公居攝而代王位也踐阼而治成王長大能治事周公還政北面就臣位也踐阼而治踐天子之位而治事也踐阼而治踐天子之位而治事也踐阼而治踐天子之位而治事

即使覓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
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懷子謂
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為吾寬等所詿誤流言惑眾
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
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
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
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
三監及淮夷耳
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衛
氏窮治吾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宋素非議己者內

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
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駭大司馬
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
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
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
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
師古曰著官簿言
用之得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
文白主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
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瞻觀
風俗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至德大賢
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當歿為宗臣殺之
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
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
益二縣及黃鄧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
上公之賞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
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
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大夫人號曰功顯君食
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比韍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

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加益聘三千七百萬合
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大后臨朝聽政故事公卿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毋得辭讓出奏封
事願獨受毋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
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
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大后下詔曰公每見
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師古曰眡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
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鄧召陵新野之田
為入尤多（師古曰召讀曰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

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户止身不傳襲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户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卑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丞相孔光大司馬董賢等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衛將軍秩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爲真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年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敦如相國（師古曰敦讀曰惇惇謂厚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

（師古曰七兆反）太仆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
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宜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
男子路建等數訟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
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
平聞文王之德乃往質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
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以其所爭爲閑田而退之）且部告天下奏可宰衡出
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羽林上林苑宰衡所領也）
黃門期門從宰衡常持節所止謁
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奏校六百石三公稱敢
言之是咸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宣布學者築舍萬
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嘉禾經益博士員經各

五人徵天下通一技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
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
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反）通知其意
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皆令記說迭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羣臣奏言
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
乃定夫明堂辟雍隳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隳毀也音火規反）今
安漢公起於弟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
（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
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言）臨賦營築越若翌辛丑（師古曰翌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

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句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東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五之乘車也駟馬二駟師古曰駟馬併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屋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量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臻師古曰蠻即辟字也辟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爲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

聖朝令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大保舜等輔政佐治羣鄉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吏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問非則臣莽當被詿上誤朝之罪師古曰詿音居蒯反如無他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則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也點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難也音直用反雖曉喻罷猶不肯去告以孟侯將行啟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

畢成群公以聞究千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著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爲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礼上公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族親睦百姓既安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上言也即亟瑞畢湊太平已洽師古曰湊亦輿臻同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眞於今者爲況

命之錫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盛聽也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單進忠告謀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盛姦師古曰彌讀曰弭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長幼未親姦邪交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號陷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覽察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上夜舍卒國無儲主

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
納宇朝即日罷退以固安隆重賢轉滿之間忠策輒建
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
作輔朕五年之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 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從南北之
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 天下和會以
靈臺書日之變方輯 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詩之
商邑之度於今復興 師古曰
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
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災
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
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 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国珍来助祭 尋舊本
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
神明祖考嘉享光輝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
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
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
立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武之職 師古異讀
曰供一乃遂及厥祖 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
哉 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 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緑韍衣

榮師古曰此數謂蔽膝也或謂
蔽髀數音步計反髀音畢 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
琫有珌是也師古曰瑒音
湯琫音布孔反珌音必 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
履三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
俱 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鞅在軛
反鸞音力員反 樂志四馬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亦同 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雜赤
績素縈也 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 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
色盧黑色 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
戚皆斧屬 甲冑一具師古曰冑兜鍪也 弨二卣師古曰弨
肖旁反 鬯師古曰秬黑黍香酒也卣
中樽也音由又羊九反 圭瓚二師古曰圭瓚方生而長有鬲物也 朱戶納
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鬯
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煩義皆不
了故無取云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
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傳籍師古曰傳謂
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 傳符也音張戀反 以繼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
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繼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
皆爲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
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
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遂通子午道
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
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
午領 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
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

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奉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賈也賈音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子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孰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蠶不治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冒亂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

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
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
及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
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
九州漢家廓地遠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
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
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
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
侯賢長沙定王子太守始四年
戴侯以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
程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泉陵表爲誤也言
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
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踐阼皆曰宜如慶言

冬災惑入月中平帝疾并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璽
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
言師古曰許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縢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
明禮者宗伯鳳等議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
喪三年奏言孝成皇帝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
帝世絕而宣帝實繇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
戚侯顯等四十八人並并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
後迺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
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頭奏武功長孟通浚井
得白石師古曰浚谷之也頭音許
上圓下方有丹書著

石師古曰若音昌略反文曰生呂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能止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又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太后聽許舜等即奏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保傅之辭朕以孝平皇帝幼年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長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書皆咨嗟之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也幾音巨衣反

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邑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並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並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繈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死漢室師古曰比頻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顯武功長通上言冊不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音倉宰反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

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周公攝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非永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篇也邵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故曰君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言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曰恭非音匡）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悅次下並同）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

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扆扆音於豈反下亦同）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緩麤未除（師古曰緩音千回反麤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禮篇曰周公奉嗣王立于阼階�廷發贊曰假王位政勤和天下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敖冕（師古曰敖讀曰傲此敖亦音五高反）負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

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
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師古
曰贊入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
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
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
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
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設事臣昧死請
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
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
老五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杖下五史秩如御史

聽政事侍郎記疏言行三月巳丑宣帝玄孫嬰
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
大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爲太傅在輔甄豐爲
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
曰安衆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女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
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
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
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
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
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無主陛下聖德

扶服振救師古曰扶讀曰匍匐也服音蒲北反遏抑厥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録叡親建
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絶屬存亡續廢譬猶夏得皆
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也行音下孟反行音戶郎反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
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
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
羊又音翔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述引之也洋音
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
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
師古曰先為設問後陳其事也亂謂統其理危則致冀安禍則弓具
禍絕則繼世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宵寐勤勤
師古曰宵寐猶切切動作之意也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與孜同
凡以為天下孚劉氏也師古曰孚信也音芳夫臣無愚智民無男
女甘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
操畔逆之慮師古曰畔古叛字也操持也懇不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
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
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弃
其兵進不趾步遂伏其辜師古曰步行也言一舉而誅之也音空麋反百歲之母
孩提之子師古曰孩提謂始能笑者也言小兒見人所愛而笑也孩音胡來反提音大計反抄
珠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

詩哉（師古曰詩也言有所內在）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極其宮以爲池用汙下也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謂其故居也言必以凶虛名之）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不足以自濟也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竹木爲之所以閣字不遮陰陽之氣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各作一見以爲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師古曰著明也）崇之又也咸欲騫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擊也頸音頃）衝其凶刃（師古曰衝謂觸也）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師古曰仆謂倒也）夷其屋焚其器（師古曰夷平也）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止凶焉何則以其毗肖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喜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侍（師古曰侍謂守衛也）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鍤鍬也）豬宗室令如古制及宗社宜如亳社（師古曰毀父子兄弟雖皆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求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公卿曰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成同共讎之應（師古曰讎對也）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社衍戶千封喜爲師禮侯（師古曰禮侯喜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

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之音力戰鬬不如巧為奏奔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等謀逆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丞相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湖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卒令廟殿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官奏可莽白太后攝省府為論議第為攝宮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比皆為諸進單于策文興靈臺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侯師古曰說音悅次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臣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臣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姚元之曰幡音孚袁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

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舜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師古曰東平陽王之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祠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以告庶姓及遣諫大夫相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翟鴻等起兵以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臥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

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哀級將兵距之以太保
巩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
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
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爲使而監軍於外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應時受元
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務
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
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切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
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
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悅說音

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等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楓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群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廉不畢舉今攝皇帝指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燕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可先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襄新侯安為新拜公賞都侯臨為襄新公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宇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

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言頻頻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言頻頻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衡平也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貫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以貫因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聞韶樂方作孔子至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駕之韶樂方作孔子至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駕之韶樂之美盛也故取喻耳曰月被而反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曰月被而反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曰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顏淵喟然歎孔子德云它人賢者丘陵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帝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

踐阼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
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
俾侯新都 師古曰俾立也謂立之使為新都侯也 為哀侯後明攝皇
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養太皇太后不得
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縗弁而加環絰
師古曰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 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
當為功顯君總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
服以應聖制葬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
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
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葬大奴

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 師古曰長孫中孫葬
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 遂舜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葬以事母養嫂
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 服虔曰不舍光為公義
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葬下書曰過密之義訖子奉
冬 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朞年也師古曰虞書弦
欽乃祖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過止也密靜也謂不作
樂也故葬引之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
聲八音候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
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
屬臧鴻奏符命 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屬其姓雲其名
并雲言巴郡石牛漸言扶風雍石葬皆迎受十一

月甲子莽太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謹慎也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其忠可嘉良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

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異音音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安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今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師古曰讀曰示視期）門即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匱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痴著也）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疑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禱（師古曰禱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

匱策書神明詔曰屬子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璽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曰當定御三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幢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